



Jean Teulé

[法]让-特磊 著 刘成富 龙佳 译

一部让你笑到死的小说！



找死专卖店

Le Magasin des Suicides

你的人生很失败吗？ 我们让你成功赴死！



open





Le Magasin des Suicides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找死专卖店/(法)特磊(Teule, J.)著;刘成富,
龙佳译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80729-531-0

I. 找… II. ①特… ②刘… ③龙… III. 中篇小说—法国—
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6812号

书 名 找死专卖店

著 者 [法] 让-特磊

译 者 刘成富 龙 佳

责任编辑 王志钧

版式设计 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

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村委会南 100 米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5

字 数 112千字

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5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531-0

定 价 15.00元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4)

1

这是一家从不见阳光、死气沉沉的小店铺。大门左边仅有的一扇窗，被堆积如山的三角形纸袋和纸箱遮得严严实实。门把上挂着一块记事板。

天花板上悬着几管日光灯，有位老妇人俯身看着灰色婴儿车里的小宝宝：

“噢，他会笑了！”

年轻一点的女人——老板娘——正坐在窗边的收银机前算账，她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什么，我儿子会笑？不可能，他不会笑的，可能是嘴边的皱纹而已。他笑什么呢？”

说完，她继续算账，老太太则在敞了盖的婴儿车旁边转来转去。她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，患有白内障的眼睛尽管毫无生机——黯淡而幽怨，却丝毫不肯让步：

“他确实在笑呀。”

“那就奇怪了，杜瓦什家还从来没有人笑过呢！”孩子的母亲声明在先，把身子探出柜台看了看。

然后，她抬起头，伸长脖子喊道：

“三岛！快过来看！”

地上的活板门打开了，一个光秃秃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就像从巨嘴里伸出的舌头：

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三岛·杜瓦什从地窖里爬了出来，手里还抱着一袋水泥。他把水泥放在地上，妻子在他耳边说道：

“那个人硬说阿朗会笑了。”

“吕克艾丝，瞎说什么呢？”

他拍拍袖子上的水泥灰，走近小宝宝，满脸疑惑地注视了很久，最后说道：

“他一定是拉肚子了。肚子疼了之后，嘴角就会有这样的

皱纹……”他把一只手平放在另一只手上，在脸上比画着说道，“我们有时自以为是笑，其实不是。那只是在撇撇嘴而已。”

然后，他把手伸进童车，证实道：

“您看，要是把嘴角往下拉，他就不笑了。他板着小脸，跟他哥哥姐姐一个样，打一出生就板着脸。”

老太太说：

“那您松开手。”

三岛照做了，她大声叫了起来：

“啊！您看，他就是在笑呢。”

三岛·杜瓦什站起身，挺直腰杆，气急败坏地说：

“您到底想要什么呢？！”

“一根上吊用的绳子。”

“您住的地方天花板有多高？不知道？来，拿着这个，两米应该足够了。”他边说边从货架上取下一卷麻绳。“活结已经打好！只要把头伸进去就行。”

老太太付完钱，转身对着婴儿车说道：

“看见一个会笑的孩子，心里倒是挺暖和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！”三岛咕哝着，“走吧，回家啦！现在，您最好在自己的家里把事办了！”

寻死的老人把绳子绕在肩头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渐行渐远。三岛转身回到店铺里：

“唔，总算走了！这人够烦的。”他没有一丝笑容。

收银台旁边的婴儿车里，孩子动个不停。弹簧声咯吱咯吱，与孩子的咿咿哦哦混杂在一起，还有时不时迸发的嬉笑声。父母俩面面相觑，目瞪口呆：

“见鬼了……”

2

“阿朗！……要跟你说多少遍呢？不要对离店的顾客说‘再见’，要说‘永别了’，因为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到底明不明白呢？”

吕克艾丝·杜瓦什非常恼火，把手里的画纸藏在身后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她的小儿子一身短装，神采奕奕地望着她。她弯下腰，训斥道：

“还有，顾客来的时候不准再说（她模仿他）：‘内（你）—内（你）好！^[1]……’应该一脸沮丧地说：‘真倒霉，

[1] 阿朗有发音障碍，把法语的“j”发成“z”。——译者注

太太……’或者说：‘愿茫茫的黑夜与您相伴随，先生。’尤其是，不准再笑！你想赶走所有的顾客吗？……真不知道你从哪儿学来的这副迎门怪相：眼珠子转来转去，用食指不停地指着耳朵两边的上方。你以为顾客来这里是为了欣赏你的笑吗？真受不了！你再这样就给你戴上口罩，或者把你的嘴缝起来！”

杜瓦什太太一米六零，四十岁出头，在店里暴跳如雷。短短的栗色头发绾在耳后，额前侧梳的发绺显得她精明能干。

母亲的喊叫声使得阿朗的金色卷发不寒而立，像被鼓风机吹直似的。母亲从背后亮出画纸：

“还有这幅你从幼儿园带回来的画，画的是什么呀？……”

她把画递向阿朗，另一只手在上面抓狂似的戳戳点点，评头论足：

“天色蔚蓝，阳光灿烂，一条小路通往一间门窗敞开的小屋！……这么说，风景里既没有乌云也没有污染？那些在我们头上一边拉屎、一边传播亚洲病毒的候鸟哪里去了？那些辐射污染，恐怖袭击爆炸呢？这完全不是现实。还是来看看凡桑和玛丽莲在你这个年龄画的画吧！”

吕克艾丝身着长裙，径直穿过一排货架，货架上摆满了金光闪闪的玻璃小瓶。她走过大儿子面前，大儿子十五岁，骨瘦如柴，脑袋被绷带绑得严严实实，啃着指甲。他旁边的玛丽莲，十二岁，有点肥胖，呆坐在脚凳上一动不动，只有打哈欠的时候才能表明她是个活物。她贪婪地注视着门外来来往往的路人，而三岛却拉下了铁闸门，开始关灯。母亲打开收银机下的抽屉，从订单簿里抽出两张画并打开，说道：

“看看玛丽莲的画，天色多灰暗啊！这幅是凡桑的，砖墙前的铁栅栏！这样的画，我觉得很好。这才是一个懂得生活是什么的孩子！……可怜的孩子，成天茶饭不思，头痛欲裂，以为不缠绷带脑袋就会裂开……但是他，是我们家的艺术家，我们的凡高！”

母亲把凡桑当做表率，说道：

“他生来就有自我毁灭的念头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杜瓦什家族的人。而你呢，阿朗？”

凡桑噘着大拇指，在母亲怀里缩成一团：

“我想回到你的肚子里，妈妈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母亲温柔地抚摸着儿子头上的弹性绷带，继

续对小阿朗的画冷嘲热讽：“你画的这个小美人长手长腿，在屋子周围忙进忙出，她是谁？”

“是玛丽莲。”六岁的孩子回答说。

听到这话，杜瓦什姑娘软绵绵地抬起头。她弯腰驼背，头发几乎遮住了她的脸，只露出红鼻头。母亲大吃一惊：

“为什么你把她画得漂漂亮亮，忙忙碌碌的？你知道，她总说自己又丑又没用呀？”

“我觉得她很漂亮。”

玛丽莲两手捂住耳朵，从凳子上蹦起来，哭叫着跑到店铺里面，爬上楼梯直奔卧室。

“这下好了，把他姐姐弄哭了！”母亲咆哮道。父亲熄灭了店铺里的最后几盏灯。

3

“就这样，埃及艳后为安东尼的死悲痛欲绝。然后，她戴上花冠，吩咐就浴……”

母亲坐在玛丽莲床上，给女儿讲克娄巴特拉自杀的故事：

“洗浴过后，女王来到桌前享用了一顿奢华大餐。这时，一个乡下来的男子给克娄巴特拉带来一个果篮。侍卫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他打开篮子，拨开树叶让他们看，里面装的都是无花果。看到硕大结实的果子，侍卫们垂涎欲滴，男子微笑着让他们拿了一些。就这样，侍卫们相信了这个男子，让他带着果篮进去了。”

玛丽莲平躺在床上，眼圈红红地盯着天花板。母亲继续

用美丽的嗓音讲下去：

“用过午餐，克娄巴特拉叫人把一块写好并加盖了封印的书板交给屋大维，然后吩咐所有人都出去，只留下一个女侍，并关上了门。”

玛丽莲闭上了眼睛，气息更加平静……

“屋大维拆开封印，读到克娄巴特拉请求他把自己和安东尼葬在一起的时候，马上明白她做了什么。他本来想亲自去挽救她，后来又立马遣人打听情况……悲剧已经发生了。因为，当他们赶到的时候，蒙在鼓里的侍卫们大吃一惊。打开门，克娄巴特拉一身皇家装扮躺在金床上，死了。她的女侍伊拉丝正在整理女王头上的王冠，其中一个男人气恼地叫嚷：‘干得好，伊拉丝！——干得太漂亮了，比得上皇室子孙！’蝥蛇是跟无花果一起被带进来的，就藏在果子下面，是克娄巴特拉下的命令。这样，她就能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死去。一掀开无花果，她就看见了毒蛇并说：‘它终于来了’，然后把裸露的手臂伸了过去。”

玛丽莲睁开眼睛，像被催眠了似的。母亲轻抚着她的秀发，说出了故事的结局：

“在克娄巴特拉的手臂上，人们发现了两处轻微细小的咬痕。屋大维被这个女人的死搅得心灰意冷，不得不赞扬其灵魂的高贵，并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皇家葬礼。她被葬在安东尼的身边。”

“要是俄（我）在那儿，就给玛丽莲做一双标（漂）亮的蛇皮鞋，让她去科特·库本^[1]夜总会跳舞！”阿朗站在他姐姐的卧室门口说道。

吕克艾丝突然转过身，朝小儿子皱紧眉头：

“你，给我上床睡觉！没你什么事儿。”

然后，她站起身，对女儿许诺说：

“明晚，我给你讲萨福^[2]为了赢得一个年轻牧人的爱情，在海边跳崖自杀的故事。”

“妈妈，”玛丽莲不失时机地说，“等我长大了，可以去夜总会和男孩子跳舞吗？”

“当然不可以，别听你弟弟瞎说，他尽说蠢话。你想想，

[1] 科特·库本（Kurt Cobain, 1967—1994）：美国摇滚歌手，著名的涅槃乐队主唱。因精神绝望而饮弹自尽。——译者注

[2] 萨福（Sappho, 约公元前7世纪—前6世纪）：古希腊著名的抒情女诗人。因无法得到年轻水手法恩的爱情而心碎，投海自尽。——译者注

男人愿意跟像你这样呆头呆脑的姑娘跳舞吗？睡吧，还是做噩梦好。”

吕克艾丝·杜瓦什阴沉着漂亮的脸蛋，回到卧室与丈夫待在一起。这时，楼下传来急促的门铃声。

“咳，晚上还得守店……”三岛叹了口气，“我去吧。”

他在漆黑一团中下了楼，咕哝着：

“唉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一不小心就得摔死！……”

楼梯上，传来阿朗的声音：

“爸爸，与其抱怨这黑咕隆咚的，还不如按下电灯开关。”

“你啊，无所不知的先生，总有满脑袋的主意！”

但是，父亲还是听了儿子的话。在楼道忽明忽暗的灯光下，他来到店里，开了一排日光灯。

等他上楼回到卧室的时候，妻子正背靠枕头翻看杂志。她问道：

“是谁？”

“不认识。一个寻短见的过路人，带着一只空枪。我给他
在窗前的弹药箱里找了颗子弹，他需要朝脑门上开一枪。你

在看什么呢？”

“去年的统计数据：每四十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，十五万人有过企图，十二万人成功。挺多的……”

“是啊，没死成的人挺多的。幸好有我们……关灯吧，亲爱的。”

“关上你那边的，我的心肝。”

隔墙的另一边，阿朗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：

“做个好梦吧，妈妈。做个好梦，爸爸。”

夫妇俩直叹气。

4

“您好！这里是找死专卖店。”

杜瓦什太太身穿血红衬衣，摘下听筒，说道：“请稍等，先生。”然后给一个神经紧张、焦躁不安的顾客找零钱。那人拎着购物袋走了，袋子的一面写着：“找死专卖店”，另一面：“您在生活中失败了吗？我们能让您成功赴死！”“永别了，太太，”吕克艾丝说道，然后又拿起听筒：

“喂？是您呀，常先生！我当然记得您，绳子，今早，是吗？……您？您邀请我们？……我听不见（对方准是用手机打来的）。邀请我们参加您的葬礼？噢，太客气啦！什么时候办呢？啊，绳索已经套进脖子了，呃，今天是周二，明天周